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收到“快乐童年”群聚会的提议,是在儿童节前。那天居然一个不少,就像当年,相约去拔茅针,去采蛇莓。这回却冲儿童节来的。彼此忘了年龄,喝酒、唱歌、拍视频。相互叫着绰号,当年的皮相又回到了我们身上。

今天,不再买蔬菜;不再穿保安的制服、清洁工的广告衫,和失地农民,建筑包工头, KTV老板,公务员,我们在一起。忘却穷通,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当年。

我们来到了发蒙的学校——虹光小学遗址,那是一座有红色基因的学校。秘书长别出心裁,通知我们戴上红领巾。在兴奋与忙乱间,我们掏出借自孙辈的红领巾,却忘了怎么系。是啊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有的说,当年皮,没能入队;有的说,入队时,红领巾取消了。秘书长说,不管

回望“六一节” 汤朔梅

这些,即便不是,今天就是入队仪式。红领巾映衬出星星白发,快乐荡漾在岁月燃烧过的老脸上。面对小河,面对田野,童年趣事成了乐此不疲的话题。

当年“六一”,期中考试完,是新队员入队仪式。我们曾站在队旗前宣誓:时刻准备着!我们唱着队歌:爱祖国,爱人民,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。何老师给我们系上红领巾时说,是少先队员了,污糟要擦干净,手要洗干净。随后,急忙假开始了。我们像出征的战士,踩着队歌的旋律,走向丰收在望的田野。太阳下,农民们忙着收割麦子、油菜,扁担的呻吟,升华成丰收的歌吟;风雨中,父母们拔秧、插秧的背影,撑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。我们也傍桑阴学种瓜,在收割尽了的田野里拾麦穗,在田垄上割草积肥。当我们的脚底生出老茧,敢得过硬脚的砖石,扎脚底的草根时,我们才会懂得稼穡的艰辛。

然而,我们毕竟是孩子。六月的田野,有的是吸引眼球的地方。塘埂上红得发紫的桑葚,草丛中

不急 耿晓晖

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,我们常感受到紧迫感,处处都在赶。有时,不妨放慢步伐,享受不急的感觉。

不急,是一种心态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不急的生活中,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内心世界,感受周围的环境,思考生命的真谛。不急,并不是懒散和无所事事,而是有意识地减缓节奏,更好地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和真正重要的东西。

不急,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人沟通。快节奏时,我们往往缺乏耐心,容易出现情绪波动,影响彼此间的沟通。当我们不急时,心境就会平和下来,与人相处也会更和善,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和理解。当我们不那么匆忙做事时,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更自由地处理事情。当然,在某些情况下,我们仍需要紧张应对一些事务,但没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保持紧张的状态。

总之,不急是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积极的生命态度。在忙碌的生活中,我们需要定时放松自己的心态,重拾内心的宁静和平和。

这里是浙闽边界。水声,像昼夜喧闹的少女。她们从一个叫风岗尖的山上出发,一路呼朋唤友,从山谷深处蜂拥而至,去赴一场亘古的约会。她们的笑语,唤醒山谷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杜鹃。当她们穿过这个叫“淤上”的村庄时,那清亮的眸子,赫然照见了这一片山水的时间踪迹。

应也是春天里的某一天,吴氏族谱里记载的“贵二公”带着他的族人,从一个山谷再次爬上一座山,气喘吁吁地站在山头时,一片河谷半个多月入眼底。他们已走了大概半个多月,从一个叫上仓的地方出发,翻过一座座山,去寻找一片沃土。眼前这片平坦如毯的河谷平原,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新的家园。这个念头从他心里升起时,荒野顿时生出了亲切。吴氏这一支就在那里举起锄头,犁开黝黑的泥土,种下水稻,引来溪水灌溉。他们把新的家园称为“芸洲”。芸,通耘。芸洲,耕耘之洲,耕耘与收获,生机与希望,都在里面了。

从芸洲到淤上 周吉敏

吴姓在庆元是大姓,据说三人中就有一个姓吴。果然不假,与七位当地的朋友坐在一起,其中有三位是吴姓。庆元的吴氏始迁祖是吴睦和吴祚两兄弟。吴睦,原是山阴人,唐咸通元年进士,乾宁二年(895),不从董昌乱,弃官归隐,率兄弟子侄,沿飞云江而上,到达泰顺后坪,两年后,迁至库村。天复三年(903),与弟迁至庆元墩头,不久吴睦又迁回泰顺库村,从文兴教,一方文气从此欣欣向荣。

吴氏的后裔像星子一样洒落在浙闽边界的山水间。我曾去过他们的聚居地月山村和大济村,皆是台门高耸,院落宽阔。尤其是大济村,两宋期间出了二十多位进士,可谓门庭显赫。而淤上村民居朴实,土夯的黄泥墙与山田野水融在一起,一派天然,不着半点繁华流逝后的古气。吴氏这一支只是为了寻找一片肥沃的土壤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古今相续,纯然是一处东篱桃源。

暮春时节,当我呼吸着这片山水散发出的植物气息时,已与贵二公隔了近千年的光阴。这片古老的土地,依然还是一片农耕的绿洲。唯有“芸洲”之名已成为古称,现在叫“淤上”。

地名是另一种历史的烙印。从“芸洲”到“淤上”,此地又经历了什么?淤,是水底泥沙沉积的意思,想来更名为“淤上”,应是与水有关了。果然如此。

清光绪五年(1879),大雨织起的灰色雨幕铁网般罩住了浙闽交界的山野,洪水似饥饿的怒龙,一口吞噬了“芸洲”。洪水过后,河流改道,村庄成为砂砾滩。村人用自己的双手在砂砾上垒起一个个墩,收拾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。那时,“芸洲”被叫作“磊”,或“墩村”,后来正式更名为“淤上”。这是个建立在沉积土上的家园。溪流也从芸洲溪,改称为安溪;平安之溪。

眺望广阔的田野,茄子、玉米、马铃薯,正吐着新绿。古老沧桑的土地,依然年轻、天真。看见一个圆形的土墩,像置于绿野之上的盆景。这个土墩,就是当年洪水过后,村人在沙淤地上垒石而成的。土墩上,一棵泡桐挺立于葱茏的草树之上,枝头开满淡紫色的花,朵朵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无限依恋。

信步入村,一座房子里,一群妇人围坐在一起挑拣新摘的茶叶。看着这么其乐融融的场景,我们说,唱首歌吧。一个妇人张口就来。“美酒加咖啡,我只要喝一杯,想起了过去,我又喝了第二杯……”这首上世纪8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港台歌曲,在这个古老村子里,与茶叶古老的清香糅合在一起,时间仿佛静止,不分古今。

今人任何的叙述都无法准确表达过去岁月里的苦与辛。或许只有今天美好的生活才是对昨天最好的记忆。昌平兄说,淤上人特别勤劳,甘苦与才才是人生的真正味道。

午饭时,大家团团坐下,先喝一口软软的米汤,然后开筷——红糟笋衣饼、豆腐炖肉、田螺火锅、春笋炖咸菜、泥鳅汤、木莲姜(野菜方言音)……是芸洲的老味道,也是淤上的丰饶,从此爱上这片耕耘之洲。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警惕! 底线越低的人,往往手段越残忍。

那是我老师;有的说在南货店当售货员,那里有许多吃的东西。可没有一个说将来当农民。何老师挠了挠薄薄的头发说:理想不能老想着自己,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接班人,要想着为人民服务。为什么没说当农民呢?当农民光荣,没农民种田,人吃什么去?多少年后,我们中的大部分成了农民。而当我们想告诉何老师,你说得对时,他却去世了。何老师瘦瘦的个子,细长的脖子,走起路来脖子像个钟摆。只有当他看着我们写作业时,才停摆下来,用慈祥的目光一个个抚摸过去。他带我们入队宣誓系红领巾,带我们割草、拾麦穗,使我们拥有许多童年的美好记忆。

我们都记不起何时退队的。三年级开始不久,就不再戴红领巾了。我们没有退队仪式,既然这样,那么即便一把年纪,该还是少先队员。可有人说,少先队员是没有退队仪式与手续的,就像我们的乳牙,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脱落一般。

可今天,我们又聚在“六一节”队旗下。酒后的我们,唱何老师教的《少先队队歌》《劳动最光荣》,一遍又一遍。细听那五音不全的韵律,已没了当年童音的清亮,多少夹杂一层光阴的破碎感。酒精的发酵,使我们以为真的回到了童年。男生们玩起了斗鸡,猜拳;女生坐在田埂上,折一把蛤蟆叶的茎叶,玩起斗草;有的相互作对拍手唱《打麦歌》:噼噼啪,噼噼啪,大家来打麦。麦子好,麦子多,磨面做馍馍……

玩够了,秘书长说:同学们,“六一节”快到了。一起留个影吧!有人突发奇想想,我们都老了,就不拍正面的,来一张背影。于是大家背转身去,背景是熟悉的田野和小学。在一声“耶”后,我们同时起跳。

透过手机图像一个个苍老的背影,我们想象着各自脸上的表情:五月的阳光,将丰收的麦浪映在脸上,几多顽硕,几多老成,像似水流年。

风吹麦浪 稼穡

五月,春天已渐渐远去,田野菜花开尽,只有麦浪,迎着南风在阳光下歌唱。这是麦子最美的季节,小麦青青,大麦嫩黄,柔韧的麦秆随风起伏,远望麦田连绵无边,近听南风沙沙作响,田野里,“风吹麦浪”的诗意在荡漾。

春天的麦浪,起伏的是希望。祈祷风调雨顺,朝夕精心管理,看着麦子的成长,仿佛看到了收获的希望,看到希望,人们就充满力量。麦,夏熟。经历风霜雨雪,就在江南梅雨来临前修成正果。麦与人一样,最美的是青春期,最辉煌的是成熟期。当“蔚蓝的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”时,田野里吹来阵阵热风,麦发出沙沙的声音,似乎是在催农民收割。过去,往往是“三麦三麦,亩产不超三百”。虽然她来江南很早(晋元帝大兴年间),但播种面

七夕会

家住一楼有个小院,我小时候,母亲养花,种葡萄、丝瓜、月季、米兰和龟背竹。我对花草毫无兴趣,只记得葡萄很酸,丝瓜倒不错,吃不完的还能做成丝瓜络洗碗。

后来搬家住在楼上,不易养花了。母亲节俭,见别人扔出去半死不活的花,就捡回来好生调理,常能起死回生,几年下来,居然养了一阳台花草。阳台适合养多肉,起先只有几棵,经年累月变成了好几盆。

养花交学费是难免的。最先入手的一定是绿植,百搭、不易出错。绿植实在太像“办公室作物”,缺乏变化,也没什么趣味,养了几盆后,偏好转向了开花植物。花卉市场的花很像是时装店里的衣服,总是领先于季节。四月,本地土生土长的栀子花和绣球还在抽叶,在花市,早春三月,栀子花就已盛开了,家家都有大盆的绣球。这些

“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己是谁,不再追求名利或青春的外衣时,我们知道已经走过了中年之路。”看到《中年之路》中的这句话,我做了标记,并在心中暗自庆幸。这本书出自美国作家、荣格派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·霍利斯之手,副标题为“人格的第二次成型”,主要内容是基于荣格的人格发展理论分析35岁之后如何摆脱他人期望下的“临时人格”,形成自己真正的人格。此书对于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、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很有裨益。

为什么活力总是和“青春”二字相连?为什么中年人总是看起来很疲惫?这是因为中年的倦怠感,这种倦怠感不仅来自工作,而且来自亲密关系。人到中年,大多数人的工作遭遇瓶颈期,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作怎么再做出花来?能继续上升吗?还是切换赛道?抑或是创业?中年事业面临的问题是:要么此时改变,要么永远不变。改变意味着巨大风险,风险让人心生畏惧,而不变却让人失去激情。亲密关系对中年人是更大的考验。前不久,即将离任的37岁芬兰总理桑娜·马林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婚,结束持续了19年的亲密关系。总理夫妻在2020年结婚,前面16年都好好的,偏偏才结婚3年就不好了。这并不奇怪,符合书中关于亲密关系问题的阐述“要么婚姻成为人们内心压力的主要来源,要么离婚成为踏上中年之路的起点”。

追溯倦怠感的来源,并非简单的“审美疲劳”,新鲜感的丧失,更深层的原因是人到中年开始反思,这份工作是否真是我之所爱,我愿意为其持续付出我的心力;这个人是否真是我之所爱,我愿意向其交付灵魂。在寻找真义的过程中会质疑意义,有人在质疑中放弃,有人在质疑后坚持。反思是痛苦的,它意味着精神的高度内耗,在矛盾中寻求解决之道,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无解,但痛苦的历程就是意义本身。

这一历程给我个人的启发是,少外求、多内求,审视内心需要——内心的真正需要。人生在世,每个人的需求不同:温莎公爵为了美人放弃王冠;马斯克工作第一,女伴最是留不住。年轻时总是什么都想要,但走过中年之路才明白,人只能求最重要的一样,求仁得仁已是命运的眷顾。因此中年是一条取舍之路,舍去虚荣、回归本质;舍去形式、追求内容;舍去无谓、奔赴热爱。走过中年之路,方懂得要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人和事。

中年之路不好走,身为总理的桑娜·马林尚无法连任、婚姻终结的困顿,似乎常人。但谁又知道,卸任总理、恢复单身后的她是否会焕发新生;从新的起点走向中年之路的她,十年后会不会更加精彩呢?

七夕会 北北

管。看它发芽发叶,油光锃亮,就是花苞总不能全开。过了些日子竟都落了,很扫兴。

到七月中旬,茶花竟打苞了,花苞慢慢长大,从芝麻变米粒,再变蓝莓大小,我很欣喜。入冬,把茶花请入室内,但花一日不如一日,不仅落叶,花苞边缘也慢慢发黑。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茶花指南——茶花喜温暖湿润,开花要保证湿度。我把花放在暖气片一米开外,买了个加湿器日夜加湿。果然,几日后大有起色,花苞肉眼可见地泛出了粉色,枝头也漾出绿意。加湿两周后,花开了。

开花后,停了加湿器。不知是开花大伤元气,还是湿度骤然改变,茶花开始了新一轮无法遏止的落叶。原以为春暖开花可救它一命,不料,春日暖阳下,依旧低头耷脑。

偶有一日,在小区看到一棵茶花,虽无人看顾,但开了上百朵花,都碗口般大,日光之下灼灼耀眼。

七夕会

把传统的“麦子不当粮,种种白相”作为粮食作物播种。麦,不是江南人的主食作物,但困难时期,这解决了农民口粮青黄不接的尴尬。当麦浪在热风中渐渐变黄,村里乡亲们一展愁眉,麦子熟了,就有麦片粥、麦片饭了,再磨点新麦粉做面筋、做酱黄,那是当时乡间的美食。这是麦子对江南农民的历史贡献,也是儿时对麦子最深刻的印象。

南风依旧,麦浪如歌。昔日弯腰曲背挥镰刀割麦的烦恼已成记忆,而年轻轻的农民哼着《风吹麦浪》,驾驶着收割机在麦田驰骋。瞬间,麦浪化为金黄色秸秆在田间飞扬,落地为肥,饱满干净的麦粒从收割机里输送到路旁的车上,再入粮仓。那些过往,也渐渐在风吹麦浪中远去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 雅玩